

## 念母恩

□舒心俊

今年元旦假期的夜晚，我刚与友人聚餐归家，便接到远在重庆的大妹来电。电话那头，她的哭声裹挟着慌乱，说母亲病情急转直下，送医后医生连连叹息，让我们早做准备。

闻此噩耗，只觉五雷轰顶。稍作镇定，我急忙联系家人驱车从达州风驰电掣地赶往重庆。

夜半十二时，我们终于抵达医院。病床上的母亲，呼吸急促而微弱，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，唯有意识尚清晰，还能认出我们。望着母亲虚弱的模样，我们不敢耽搁，当即决定接母亲回宣汉老家。

归家后，兄弟姊妹分头忙碌，一边请医生输液输氧，竭力延续母亲的生命；一边强忍悲痛筹备后事。我又匆匆折返达州，去接在家照看孙辈的妻子。谁知归途之中，得知母亲已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刻，泪水决堤而出，满心的自责翻涌，恨自己没能守在母亲身边，送她最后一程。

母亲的一生，勤劳善良，坚韧刚强。她是20世纪5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，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人。在我们家，没有寻常人家的严父慈母，反倒是慈父严母的光景。

我自小遗传了母亲的刚烈性子，甚至称得上青出于蓝。十岁那年的一个晌午，我因琐事与母亲争执，年少气盛的我言辞激烈，惹得母亲怒不可遏，拿起扫帚追着打我。我吓得撒腿就跑，“嗖嗖”几下便爬上了屋旁那棵二十余米高的大树，任谁劝说也不肯下来。

母亲在树下又气又急，涨红了脸叉着腰，扬言要搬梯子、找竹竿把我捅下来。我在树上也毫不示弱，梗着脖子喊道：“你敢捅，我就敢跳！”母亲霎时语塞。而后任凭母亲好言相劝，许我下来吃饭便不再责罚，但我仍不肯松口。就这样僵持到傍晚，直到父亲从田间劳作归来。父亲并未责骂我，耐着性子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。而我在树上待了大半天，早已又饿又累，望着父亲慈祥的面庞，终于顺着树干慢慢滑了下来。在父亲的引导下，我红着脸向母亲道歉。母亲破涕为笑，伸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，眼中满是疼爱。

母亲看似性子刚硬，内

心却柔软无比。我二十岁那年，父亲要落葬，家中来了诸多亲友乡邻。夜里摆下宴席，几桌人围坐吃饭，我不知怎的与哥哥、幺妹起了争执。当时觉得几位舅舅伯伯不明缘由便拉偏架，满肚子委屈与愤懑无处宣泄，血气上涌的我，竟猛地将一桌饭菜掀翻在地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惹得众人震怒。几位至亲为了惩戒我，一拥而上将我五花大绑。母亲站在一旁，眼神里满是心疼与焦灼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你怎么就这般不听话……”那一刻，我读懂了母亲的眼神——她既气我年少轻狂，惹得众人不快，觉得我该受些教训；又疼我被绑得难受，毕竟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。

父亲离世那年，母亲才四十三岁。彼时哥哥已成家立业，我正在县医院实习，即将卫校毕业。

母亲一生含辛茹苦，父亲走后近四十年，她未再嫁，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，将我们兄妹五人抚养成人。供我读书求学，为我张罗亲事，用柔弱的肩膀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

2024年10月，母亲因脑出血突发偏瘫，县医院全力抢救十余日，我们兄妹日夜守护照料。或许是母亲的坚强感动了上苍，她竟奇迹般地康复出院，重新下地行走。去年4月，母亲在家不慎摔倒，从此再没能站起来，终日与轮椅为伴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此后，要么是兄妹轮流照料，要么是花钱请人看护。去年7月，母亲说想去重庆的大妹家住些时日，我开车送她前往，姊妹几个分摊生活费，托大妹一家悉心照看。那段日子，我们曾两度相约去重庆探望，我还写下一首诗《渝州初冬探母》：“晓雾轻笼蜀道斜，驱车千里赴渝沙。慈亲一梦思儿女，孝悌三人见老妈。妹婿躬亲耕日事，萱堂静养沐晴霞。丹心遥寄平安愿，福寿绵长映鬓华。”

母亲的病情，我们早有预料，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她走那一刻，我们仍觉天地倾覆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如今，母亲已长眠九泉。而我们做子女的每当念及母亲的恩情时，便深刻体会到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的遗憾和痛悔，恨自己在母亲生前为啥不多抽些时间陪着她慢慢变老……



聂绍平在打锣。

奏响幸福夕阳红  
「川剧锣鼓」

“当当当、当扯扯当……”每天下午，在达城西外马踏洞公园一角，游玩的市民总会听到清脆响亮的锣鼓声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手持鼓槌和铜钹，专注地敲击着面前的锣、钹，一招一式沉稳有力，尽显专业风范。这位老人名叫聂绍平，年已花甲，曾是一位在川剧团打锣鼓的演职人员。

聂绍平出生于渠县临巴镇，现居住在达城近郊的复兴镇街上。他自小喜爱川剧，后来到原达县地区川剧团工作，专攻川剧锣鼓。川剧团改制后，他自主择业回到家，但他还是非常怀念打川剧锣鼓的时光，从未放弃酷爱的川剧锣鼓。为了能随时重温川剧之乐，他自掏腰包购置了铜钹、大锣、二鼓、小锣等川剧打击乐器，将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变成了自己的“露天戏台”。与乐器相伴，自娱自乐，成了他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“敲了多年的川剧锣鼓，一天不摸就手痒！”聂绍平笑着说道。在川剧团工作的那些日子，他是专干打击乐器伴奏的。难忘的舞台生涯，让他与这些打击乐器结下了深厚情谊。虽然岁月逝去，但他仍能熟记很多川剧锣鼓乐谱，如散鼓、赶眼、通头等。川剧，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多年来，他不愿让这份技艺蒙尘，更舍不得离开心心念念的锣

鼓声。

冬日的马踏洞公园，暖阳高照，空气清新，伴着悠扬的鸟鸣，聂绍平那富有节奏感的锣钹声显得格外悦耳动听。他的演奏时而铿锵有力，时而婉转悠扬，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，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聆听。有时，兴致来了，他还会哼唱几句川剧选段，字正腔圆，引得大家阵阵喝彩！

聂绍平说，现在川剧日渐没落，他还是舍不得丢弃，希望有年轻人学习川剧，让川剧技艺传承下去。为此，他收了一个中年徒弟，学打二鼓、小锣。“川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里断了传承。”他免费教学，从锣鼓的基本乐谱节奏教起，耐心讲解川剧打击乐与唱腔的配合技巧。平日，在公园角落，不仅有他的锣钹独奏，时还有师徒锣鼓合奏的场景。徒弟跟着师父一招一式地学，鼓点从生疏到熟练，川剧的锣鼓技艺在相传中焕发新生。

“在这里敲锣打鼓，既能活动筋骨，又能回味当年的舞台时光，打起锣鼓来心情无比愉悦，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。”聂绍平表示，川剧是他一生的挚爱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他就会一直打下去，用锣鼓声奏响属于自己的幸福“夕阳红”。

□文/图 特约记者 邱一彪 谯继

## 立春

冰澌池沼响初匀，柳眼醒然辨旧邻。  
青帝敕书连夜至，东风先扫属龙人。  
□程德凯

## 喜迈马年春

马岁春回喜气融，祥云缭绕映门红。  
垂杨影动嘶风骨，碧海波飞耀玉骢。  
陌上桑麻随日长，闲庭水月与心同。  
团圆最是称觞乐，已有新声透绮栊。

## 霁晨

## 山霭图

□吕彦君

霜晨雾白亦轻柔，一幄天然入眼眸。  
为答初阳情脉脉，青山舞袂更含羞。

## 诗二首